

女黑侠

死亡爆炸网
隐形奇人
高空喋血
怒开赤魔团

倪匡作品集

女黑侠木兰花系列②

修订版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倪匡小说作品集

女黑侠木兰花系列②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杨建国

封面设计:青 鸟

倪匡作品集

女黑侠木兰花系列②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印 刷 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2.25
字 数 320 千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二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-3000
书 号 ISBN 7-225-01697-0/I·495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修订版之序

写了二十多年小说，笔下出现过无数人物，但自己最喜欢的，倒真是屈指可数，不会超过十个。在这不超过十个之中，倒有三个是在“女黑侠木兰花故事”里的，三个都是女性：木兰花，穆秀珍，安妮。

提起木兰花，心中有一份强烈的喜悦，因为这个人物已经超过了自己当初的范围之外。

小说作者，大都会有一种十分奇妙的经历。在开始写作之前，对自己所要写的人物，有一定的计划。

照说，既然人物是作者所创造的，应不会溢出计划的范围之外？但事实上，常有“出规”的事发生。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人物活了，就会有他自己的活动，思想，性格出现，不受作者控制，木兰花就是这样一个人物。“女黑侠木兰花故事”，前后写了六十个，这六十个故事，可以说全部都是独立性的，六十个故事完全不受时间的限制，写作的时间是前后二十年，但在故事中，木兰花绝没有度过二十年，她依然这样美丽，成熟而绝不老，是一个充满正义感、知识感、几乎无所不能的现代化女侠，铲除邪恶，伸张正义，扶助弱小，经历各种各样的传奇生活。

当初，构思“木兰花”之际，正是007电影初兴，迅即轰动世界之际。所以，木兰花应该是一个女邦德式的人物。

但是她是女性，有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，她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女侠，也同时有每一个女性都有的丰富感情。木兰花在感情上的发展，是循序渐进的。在充满悬疑、离奇、惊险的小说情节中，木兰花、穆秀珍、安妮三个人的感情发展，只是纬，但也替小说本身增添了不少趣味。在众多的小说中，“女黑侠木兰花故事”

有相当多的读者。

常在一些场合中遇到陌生人，一知道是“木兰花”的作者之后，大都会说：“啊！小时候，就常看木兰花！”有的还会说：“上课时因为看木兰花，曾给老师罚过站！”当年看“木兰花”的朋友，如今都长大了，有的本身也成了名作家，还经常在报章上念念不忘“木兰花”，甚至有“从小废寝忘食狂看木兰花长大，相信不少人也如此”这样的句子来赞赏。

作为“木兰花”作者，喜悦之情，实在不可遏止。像“木兰花”这样的小说，有一个或几个传奇的人物和曲折离奇的故事，主要适宜青少年阅读。

当年的青少年人都已成人，新一代的青少年又涌现，当然希望争取到新的读者，再让他们“废寝忘食”一番。所以，将旧作经过一番整理，略作修订出版。这次出版“木兰花”不但希望能吸引一代的读者，也希望原来看过“木兰花”的人，能够再从木兰花冒险行为中，得到点新的兴趣，重温一下当日上课看被罚的滋味，或许颇有回复青春之功？对作者来说，二十多年写小说的岁月，如水流过，被人当面赞誉和看到作品能在印刷精美的情形下出版，也可以算是一种快乐。抚旧作而怅惘岁月之游，不为翻新者而庆幸笔犹未衰，是不是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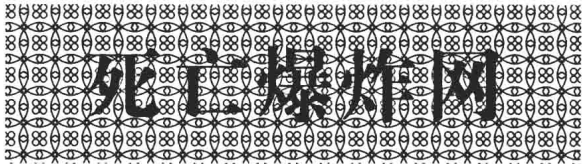
是为序。

倪 匡

目 录

死亡爆炸网	1
隐形奇人	99
高空喋血	193
怒歼赤魔团	291

女黑侠木兰花系列





日新炼油厂的职工，今天都感到似乎有一件十分不平凡的事情发生了。早上九时半，当日班工人才接班之后的半小时，厂中的汽笛，突然“呜呜”地响了起来。

那是放工的汽笛信号，但是晚班放工的时候，信号已经发过了，如今为什么又会响起汽笛的？莫非是厂长喝醉了么？

炼油厂的职工都知道，这开工、放工的信号，是由电钮控制的，控制钮便是在厂长的办公室中，厂长按下了按钮，汽笛便长鸣不已，直到一分钟后，才自动停止。正在开始工作的职工，在汽笛突然响起之际，人人都停止了工作，抬起头来，好奇地互相观望着。日新炼油厂是一个规模极其宏大的工厂，占地几达千亩，有着三千多名职工，在广阔的厂地上，有着医院，学校，商店，宿舍，戏院，它几乎是一个小型的城市，它位在本市的东郊，是本市的工业中心，炼油厂的产品，几乎供应到世界各地。

在汽笛突然响起来之后的三分钟，各部门的工人，都接到命令：将一切机械，全部停顿，所有的工人，一齐要以迅速的行动，退出工厂去。

三千多名职工都服从着这个命令，因为这个命令是厂长所发出来，由各级、各部门的主管一级一级地传达下来的，工人们当然只有服从。

于是，在炼油厂的正门外，出现了奇景，人潮涌出来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奇怪的神态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工。

在炼油厂的大门外，是一条公路，那一条车辆来往十分频密的公路，在公路上经过的人，也全部看到这个奇怪的现象，工人现在应该上班的时候，怎么会退出了工厂。

各种各样的猜测，迅速地由郊区传到市区，日新炼油厂停工了，是为什么？是工潮未解决，工人进行罢工？还是机械出了故障，抑或是原油未曾由中东运到？还是别的不可知的原因？各报记者空巢而出，涌到了东郊来，但是在门口，他们却受阻了。

日新炼油厂的大铁门，紧紧地关闭着，门旁并没有看守人。……这是记者最感扎手的事情，只要有人在，能干的记者总可以从守门人的口中，探听出一些消息来的。但是，再能干的记者，却也无法从一扇紧闭着的铁门之中，探听出什么来。

日新炼油厂是定期招待记者的，因此记者们对于炼油的一切，全都不陌生，在他们的印象中，炼油厂是嘈杂的、热闹的，到处全是机器的声音，到处全是喷着浓烟的烟囱。

但如今，从铁门中望进去，一切全都变了，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一点声音，球形的油库在秋天的阳光中，闪耀着冷冷的银辉，弯弯曲曲的油管也静静地躺在支架上，除了三辆十分华贵的房车之外，记者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。

老资格的记者，都可能知道，那三辆房车，一辆是属于日新炼油厂的厂长吕元泰所用的，另一辆则是总工程师孙中彦的车子。

可是还有一辆灰色的房车是属于什么人的，却没有猜得出来，精明的记者连忙就近打电话去查询，所得到的答案是：这是警方高级人员使用的车子。

这更令得记者感到迷惑了，他们虽然不知道炼油厂为什么要停工，但是却也知道，事情一定是极不寻常，极其严重的。

因为日新炼油厂的产量多，产值高，停工五分钟的损失，至少要达到两万美元以上，记者们知道，工人是九时半开始离开工厂

的，现在已是十一时了，这期间，已经损失了多少金钱？而且，看来厂方绝没有立即召回工人来开工的情形，如果不是有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发生了，厂方怎会甘冒这样重大的损失？这的确是一件头号的重重大新闻。

记者们在厂门口等着，他们决心要弄清事情的真相，同时，他们也不免在议论纷纷，猜测着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相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辆摩托车以极高的速度，自西驶来，冲到了工厂的大门前停下，一个英俊挺拔的男子，用一种十分潇洒的姿态，自车上跳了下来。他除下右手的薄皮手套，在大门旁的电铃上按了起来。那个电铃，刚才记者们不知按过多少次了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但这时，那年轻男子才按了几下，便看到一间小石屋中，走了一个大汉来，那个大汉显然是来准备开门的。

那年轻男子才一停下来的时候，便有不少记者在招呼他了，有的道：“高主任，你怎么来迟了啊？”有的道：“高主任，你一向和新闻界最合作，这次自然也不例外了。”有的则道：“高主任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请先告诉我们。”

高翔却只是面上带着微笑，一言不发。

等到那大汉打开了锁，高翔一推门，闪身进去，又立即将大门“砰”地关上，有几个记者想趁机挤进去，却未能成功。

“高主任！”几个人又一齐叫。

“对不起，”高翔隔着铁门，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“我只是奉召来这里，究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正在度假，各位是知道的。”

那几个记者还想再追问什么，但是高翔却已大踏步地走了进去，那大汉也缩回了传达室中，任记者们威逼利诱，也不肯出来了。

高翔急匆匆地向前走着，他不得不将摩托车停在大门外，是因为怕被记者跟了进来，他急于想知道方局长为什么会取消了他的假

期。

他当然也想知道，为什么炼油厂忽然停了工。

所以高翔的脚步十分快，他几乎是在跑步，但是，在那条笔直的大路上，他还是花费了近十分钟的时间，才来到了办公大楼门口。

一个中年职员，神态紧张地等在门口，一见高翔，便道：“高主任么？请上二楼，贵局的方局长和我们吕厂长正等着阁下。”

那人在讲话的时候，声音甚至在微微地发颤，高翔立即知道了事情的极度不寻常。他轻轻拍了拍那职员的肩头，道：“别紧张，什么困难的事，总是可以解决的！”

他一面讲，一面已向楼梯冲了上去，他只听得那职员在他的身后，叹了一口气。高翔来到了二楼厂长办公室的门口，只听得一个干哑的声音叫道：“这不是办法，这绝不是办法！要这样做的话，工厂所受的损失，实在太巨大了！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可是，厂长，你可曾考虑过如果不这样的话，那么本市区可能遭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，可能整个城市在地球上消失不再存在！”

那是方局长的声音。

方局长绝不是遇事大惊小怪的人，而他居然将事情说得如此之严重，可知道发生在炼油厂中的事情，实在是非同小可了。

高翔不再迟疑，他伸手敲门，室内争执的声音停了下来，一个人问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高翔。”

“高翔，快请进来。”三个人的声音同时响起。

高翔推门而入，宽大的办公室中，只有三个人：厂长吕元泰，总工程师孙中彦，和方局长。办公室中的气氛，紧张得异乎寻常。

高翔推门进去，停了一停，才关上了门。

办公室中的三个人全不讲话，高翔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，道：“看来事情的确很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我可以抽一支烟么？”

高翔因为看出三个人的神色都十分紧张，所以他特地表现得十分轻松，想来缓和一下当前那种紧张得使人难以喘息的气氛。

但是高翔却并没有成功！

吕厂长，孙总工程师和方局长三人的面色，更加阴霾，他们互望了一眼，方局长清了清喉咙，道：“高翔，你看这封信。”

方局长自桌上取起一封信来，高翔连忙站了起来，将那封信接了过来，他才看了一半，他面上的神色，也变得苍白起来了？

事情比他想像的要严重得多！

那封信不是写的，而是用各种大小不同的铅字，剪贴而成的，要贴成这样一封信，显然得费一些工夫，但是从这封信的惊人的内容来看，那样费工夫去凑成一封信，显然还是值得的。

以下是这封信的全文：“吕厂长大鉴：相信你一定知道现在最新的烈性炸药，是具有何等样的威力的爆炸品的，现在本人有一个对你来说是十分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，在你们炼油厂的某一个地方，正有着三十公斤这样的烈性炸药，是本人所放的，将在四十八小时之后，也就是在你们收到信后的四十七小时爆炸，除非你们能够找出这三十公斤烈性炸药来，要不然整个炼油厂便会化为乌有了。阁下不妨向警方求助，也可以提议警方，转请女黑侠木兰花姐妹协助，但如果到了最后关头，仍未能有办法的话，我则可以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，在爆炸发生前的两小时，如果你还没有办法，而又不想炼油厂化为乌有的话，那么，请你在你的办公室中，等候我的电话。再启者：请不要用无线电波探测器来探测炸药的所在，因为本人在炸药上作了一个十分灵巧的装置，一接触到无线电波，或是经受了过分的震动，炸药便会突然爆炸的。因此，希望你一收到这封信，立时停工，解散工人。祝你快乐。”信并没有署名。

而当高翔看到最后“祝你快乐”四个字时，他实在有啼笑皆非之感。他抬起头来，面色已在不由自主之间。变得苍白了。

他扬了扬贴满了铅字的信纸，道：“你们，你们以为这是真的、而不是在开玩笑？我看开玩笑的成份比较大，我们大可以置之不

理!”

在他对面的三个人全不出声，过了半分钟，方局长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但愿这是有什么人在开玩笑，但是，高翔，你知不知道，前天，公路局本市筑路段的危险品仓库中，发现少了一箱烈性炸药和一些爆炸装置，数量刚好是三十公斤。”

高翔沉默了一片刻，又道：“或许……有什么人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故意来开玩笑，恐吓一下厂方的？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！”

高翔虽然这样说着，但是却连他自己，也感到自己的活太没有说服力了，所以他讲完之后，不由自主地苦笑了一下。

“不，这不是开玩笑，”方局长摇着头，“在失去烈性炸药的危险品仓中，发现留下了一张条子，那条子上的字也是剪成的一句：“这三十公斤炸药，将造成一场震惊全世界的爆炸！，这张条子和这封信，显然全是一人所为！”

“震惊全世界的爆炸？”高翔有点怀疑。

“可以这样说，”方局长的声音很沉重，“这里是炼油厂，是一点火花也可能引起巨大灾祸的地方，如果真有三十公斤烈性炸药，在炼油厂中爆炸，那样引起一场不可收拾的大火，通过市区的各输油管，也会次第爆炸，燃烧，将烈火带到市区，到时候，究竟会达成怎样的的损失，是无从估计的，这件事如果发生了，那一定震惊全世界的！”

高翔默然无语了，他抬起头，从窗口中望出去，巨大的油库，一个一个地耸立着，这些油库若是着火燃烧，情形会怎样，实是难以想像！

如今，这诺大的工厂中，虽然极之沉静，旧是隐伏着的危机却是如此惊人，一个处理不当，只怕本市就要毁灭了！

高翔的额上，不禁渗出冷汗来。

方局长又沉声道：“所以，我刚才建议吕厂长，先将厂内的一切储油，包括原油和炼成的汽油，以及所有的副产品在内，全由废品管送到海中去，将这些东西放清之后，即使发生爆炸，受损害的

范围也必然大大地缩小，绝不会危害市区了。”

“可是这样一来，日新炼油厂就破产了！”吕厂长的声音，显然他有点心力焦瘁，虽然收到那封信之后到现在，只不过两个来小时，然而这两小时之内，吕厂长心头上的负担，却是无可比拟的！他续道：“炼油厂破产，有近万个工人要失业，影响所及，方局长，你想想，会造成社会上什么样的混乱？”

方局长用手轻轻地敲着额角，一言不发。

难堪的沉默，又统治着宽大的办公室。但孙总工程师最先打破沉默，他道：“我看做这件事的人，不外是想勒索一笔钱罢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吕厂长附和着，说：“我们给他好了。”

方局长缓缓地道：“两位不要冲动，我们首先将尽我们的可能，将这三十公斤炸药找出来，等到真正找不出的时候，再作决定，贵厂在这四十八小时内，只好停工，但是各部门的负责人却要向厂方报到，协助警方人员寻找炸药。高翔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么说，这件事情，必须向外公布了？这会引起市民极度的恐慌，后果是难以想像的！”

“暂时不必公布，吕厂长，进工厂来的人，在最后两小时之前，不能出去，一切电话都受警方的管制，那样，消息就不会传出去了。警方将请求军方的协助，加强搜索力量，和防守厂地。高翔，你去和兰花，秀珍她们两个，联络一下。”方局长严肃地吩咐着：“吕厂长，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。”

吕厂长来回地踱着步，他的步伐，显示他心头的焦虑，他考虑了几分钟，才道：“在我们的立场而言，我们倒是宁愿付出一笔勒索费的，所以，我请求，在最后的两小时内，若是仍没有任何收获的话，那么，警方便不必再理这件事了！”

吕厂长的话，虽然讲来，极其委婉，但是却也严重地伤害了方局长和高翔两人的自尊心，两人的面色，变得极其难看。

方局长冷冷地道：“你们甘愿受他们的勒索，那也可以，但是我相信，在军警联合搜索之下，是一定会有所收获的。”

吕厂长也显得很不愉快，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“吕厂长，你的办公室，我将暂时借用，作为这次搜索行动的总指挥室。”方局长一面说，一面已拿起了电话，开始和军部联络了。

等在炼油厂门口的记者，只看到高翔匆匆地出来，骑上了摩托车，疾驰而去。而过了不多久，几辆满载警员的警车开到，在厂门口摆起了铁马，将所有人阻在五十码之外，记者们更不肯离去了，他们以面包裹腹，等候着新闻。

继续开来的军人和警员，越来越多，全都开进了厂地中，又有一批不住在工厂宿舍中的工人，也被召进了工厂之内。

可是，究竟为了什么事，记者们却仍是无法获知。

在工厂中，已经有将近七百名军警和工人，在每一个角落，搜寻着这三十公斤烈性炸药，他们不敢使用探测仪器，只是在每一个角落寻找着。每一个参加搜索工作的人，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他们也准备四十小时不眠不休地来寻找。

在工厂中仍是那样地安静，几乎没有人交谈。

但是在沉静中，气氛的紧张却是难以形容的。

当太阳渐渐地移向正中的时候，更多的搜索人员进了工厂，而几家午报，已经以极大的篇幅，报导了日新炼油厂中发生的不寻常的事，午市的股票市场，立时也因之起了一阵小小的波动，日新炼油厂的股票，每一股下跌了百分之九点三。

而这一切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却全然不知道。

她们两人，一早就离了家，到了海边，在海边上，马超文和他的游艇，在等着她们。马超文要到一个小岛中去搜集岩石标本，作为他研究地质之用，木兰花和穆秀珍则乘机去玩玩，他们是早约好了的，秋高气爽，阳光清朗，当游艇向海外驶去的时候，他们都觉得心情和天气一样地开朗。

游艇停在一个小岛的旁边，那是一个真正的荒岛，四面全是大

海，马超文爬上岛去，敲凿着岩石，木兰花和穆秀珍在沙滩上漫步，舒散着因城市生活而带来的紧张的心神。穆秀珍拣拾了一大袋贝壳，赤着脚在沙滩上奔着，跳着。

中午，他们回游艇吃简便的中饭，而就在他们嚼吃着三文治的时候，看到了另一艘快艇，正以极高的速度，向这个小岛接近。

由于那艘快艇前进的速度实在太快，以致艇内的水花，溅起足有十多尺高，形成两个扇形，向左右分射了开去，蔚为奇观。

木兰花首先站了起来，顺手取过了望远镜来，在取过望远镜的那一瞬间，她的神情也不免十分紧张，然后，当她看了一眼之后，她便放下了望远镜来，道：“是高翔来了。”

“好啊，”穆秀珍跳了起来，“一定又有什么事发生了！要不然，高翔就是来……”穆秀珍讲到了一半，发现木兰花似乎一点也不欣赏自己的高兴，她不得不停了下来，坐到了帆布椅上，可是忍不住说道：“他一定是有事情才来的。”

“天，”马超文却满面忧虑，“不要是再去冒险！”

“真没用，枉你是男人！”穆秀珍撇了撇嘴。

木兰花却并不出声，她只是微微地皱着眉头，像是正在沉思。那艘快艇迅速地接近，终于来到了近前，高翔大叫的声音，也可以听到了。

高翔大声叫道：“兰花，终于找到你了！”

木兰花慢慢地站了起来，高翔的快艇，已减慢了速度，来到了游艇的旁边，穆秀珍抛出了一条缆绳，快艇和游艇并泊了。

木兰花这才道：“好几天不见了，你不是开始今年的假期了么？为什么假期又被取消了？”

高翔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原来你已经知道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高翔跳上了游艇，才一站定，便从口袋中取出一封信来，道：“兰花，你看这封信，看完了这封信，再表示你的意见。”

那封信，就是今天九时，日新炼油厂厂长吕元泰所收到的那一